

今天壬戌年初九是天公生日，

星尘往事不敢去想。

却是李商隐的诗好不疼煞人也

“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佛去了也，惟有你在。

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

以后大事要靠你呢。你若是芙蓉，

你就在红泪清露里盛开吧！

花忆前身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朱天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朱天文自选集

前身 花忆

朱天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忆前身/朱天文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ISBN 7-5321-2131-3

I.花… II.朱…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326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周艳梅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花 忆 前 身

朱天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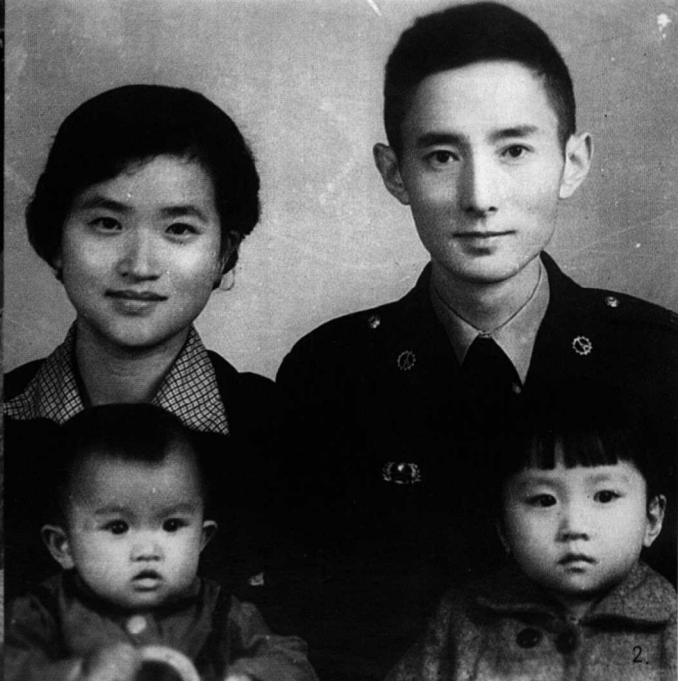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4 字数 113,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21-2131-3/1·1729 定价:14.00 元



1.1959年，在高雄凤山的家门口。2.1959年，三岁的天文、一岁的天心和爸爸、妈妈。

3.小学二年级时候，和爸爸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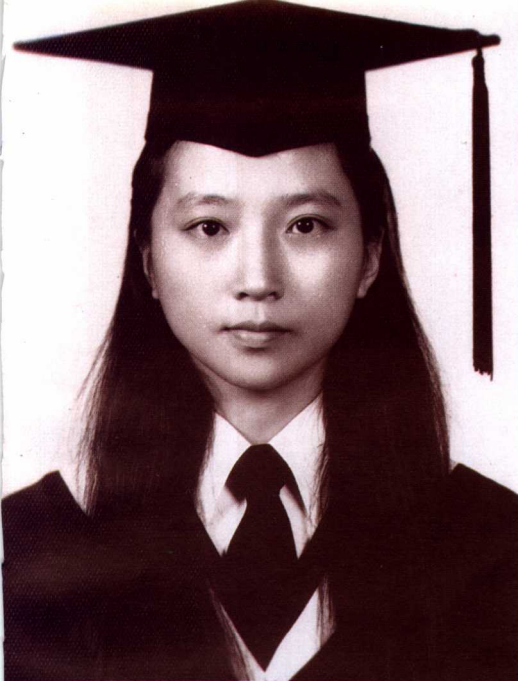


4.

4.1965年，台北复兴岗。左起：天衣、天文、天心和母亲。
5.1967年旧历年，苗栗铜锣外公家的全家福。



5.



6.1978年，大学毕业。7.1983年，在家门口。8.1985年2月，在日本参加台湾电影节。背后是《小毕的故事》电影海报，此片1983年上映时大爆冷门地卖座，获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奖，台湾新电影由此起始。





9.

9.1999年,《荒人手记》英译本出版,在美国洛杉矶。10.父亲的遗像。



10.

目 录

牧羊桥,再见	1
钟	13
星期六的下午	16
假风虚凰	20
如梦令	26
看《江山美人》	32
相见欢	41
梨园素人	50
花问	58
怀沙	71
小毕的故事	81
朝阳庭花闻儿语	89
拔牙	95
吾家有犬	97
家,是用稿纸糊起来的	100
吹梦到西洲	109
无事	112

一杯看剑气	114
俺自喜人比花低	126
寻春问腊到蓬莱	143
碧螺春	150
衣香	156
提笔	160
戏外戏	162
他	166
有所思	168
想做	170
如是我闻	172

附录

朱天文创作年表	180
---------------	-----

牧羊桥，再见

毕业游园，巴巴地从台北赶来，一路上太阳发了疯似的，没见过这么酷热的，风又莫名其妙地大，四面八方乱吹，才下车，穿的大圆裙给忽一下整片掀起来，掩覆得满脸。这好像玛丽莲·梦露在肯尼迪庆生宴上唱祝你生日快乐，那张风靡一世的镜头，总统先生融合了政治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一种情调，烟蓝中一抹水红，是肯尼迪时代政治的底色，所有这些都浓缩在那一刻镜头里。我诧异极了，不禁回头望向天空，好像天气开了我一个大玩笑。

一行山上去，更是这样吹得头发和裙子没个开交，太阳裹在大风里吹，竟像是凭空多出了十个来，到处滚得花花闪闪，穿梭当中，真是又狼狈又开心，一面又着急要赶不上游园了，想走快也是这样牵牵绊绊，倒弄得一身汗淋淋的。

本来毕业游园只是例行公事，爸爸妈妈和王老师要来参加的，我都要他们快快打消这念头了罢，天这么热，何不安心家里享清福为是。我自己可却是一心一意老远赶得来，洗了头发，穿着格子大圆裙，要来看看苔苔她们特为毕

业做的旗袍什么样子，还有报上登说秦汉和林青霞来我们学校拍外景，我也急急要凑这热闹，惟恐挤不进去白落了冷清。一级一级登着克难坡，沿坡海报板花花绿绿糊满了新鲜贺词，当头横着一幅幅红布，给风吹得噼噼啪啪响，我十分惊异，像是第一次才听见风声，真的，风的声音，是节气一节节在空中拆爆着。我跟自己笑个不停，今日可是什么天气哪，难道老天爷也来庆贺我的毕业不成，说来可笑，其实恐怕我就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呢，今个儿花神风神太阳神都来齐了，连成天躺在那儿的观音菩萨也要乘莲花渡水过来，可不是一人之喜，普天同庆嘛。

克难坡一上来，视野登时豁然开朗，左边大操场，环种着几株凤凰木，虽只开得三分，却艳红如火，在浓浓的绿叶中很是触目心惊。我留心到他们是约齐了一块儿开的，第一期已开过，谢尽之后再见不到一点红色，只觉叶子益发拔绿了。然后忽然一天又都冒出红点点来，先是开一分、三分、五分，砰一下满开了，一丛丛地烧，衬着天际的蓝。如此开了谢，谢了开，一直到九月完才算是开尽。听说成大是凤凰城，记得阿丁初初来到淡江有多委屈，他喜欢的是南台湾那种懒懒的晴天，坐在凤凰树下，让淡黄色米粒大的叶片落满一身，风吹草长，有淡淡的阳光腥香。我却不行，蓝天看多了，会挺累人的。

惊声铜像俯视整座操场，一条柏油路铺的惊声大道直直通往自强馆，我真是爱极了这条大路。从大屯山往下望就知道，一所淡江刚好自强馆像幅布袋口，山上刮下的风都从这口给收了进来，所以惊声路上特是风大，几次宿舍出来

去上课，一路真要乘风而去了，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写郑女曼姬立侍于车上，衣带飘起来，上拂羽盖，缥缈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我也不要上课了，飘到河对岸，和观音一块儿做神仙罢。天晴无风时，听着鞋跟卡卡卡地敲在柏油路上，远远地可以一直望到淡海，一勾海岸线曲曲折折，不知迤邐何方。

天心对天气的感觉常常从歌曲而来，我的常是从衣裳。前几天见她穿了我一袭橄榄绿长衣出去看电影，一时竟然心中大恸，久久不能平复，这才头一回惊觉到自己的学生时代真的是结束了。

大四以来，同学们忙着就业、出国、考研究所，我却仍像个无事人般尽是晃荡，及至毕业了，还觉得是在放暑假，日子过得像窗外覆满墙头绿阴阴的爬山虎，糊里糊涂，就只是漫漫伸延着，散懒得差不多成了蓬头垢面。天气好的时候，我爱穿得漂漂亮亮校园里到处走，看自己的衣衫给风吹起来，看路上行人的穿着跟品气，好喜欢呀，一边又非常严苛地挑剔着。那件橄榄绿的长衣，拦腰编成一双麻花穗子，长长的一直垂到膝下，好像佩玉一样，忽见妹妹穿起，才想到我这份兴致已是抛却多久，难道心上尘埃蒙蔽了吗？怎么天气对我再没有了兴意？学生时代人人都是青春鲜洁的，一旦进入社会又将是个什么形状，且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先就俗气起来，连外头的天气都不睬我了。伏在床上痛哭一场，想想淡江的日子毕竟无法留住的，恐怕淡江真要留我也留不住，不管这小镇的斜阳照着堤边的渔船多好，细雨落在青石板路上多好，我都只是游子，游子是哪里也不能安顿

他的，他的世界永远在外面。古人弱冠而立，我也以毕业重新有所思省，再不可以撒娇赖皮，仙枝说我这一阵子像小孩断了奶仍不肯罢休似的。情操还要从眷恋怀旧里成长出来，我不是有好大志气要做好大事情么，那就从写淡江四年开始罢，试试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究竟能不能立身成人。

唉，说到立身成人，也不过些混账话，还是赶紧瞧瞧苔苔新制的旗袍才是希罕事儿呢。

这时已经晚了，扩音机里宣布要毕业生到惊声铜像前集合，准备开始游园。迎面急急走来的人群，一身学士服乱飘，帽子都持在手中，有个女孩戴在头上，一下没扶牢给吹得好远，大家笑起来，真成了落帽风。见他们嘻嘻哈哈地擦身而过，四周都是学士服跑来跑去，我又没缘故地非常快乐，想着我正年轻，高跟鞋敲在大道上，一步是一步，青春呵，即使是什么内容都没有的，也这样光是不胜之喜就够了。

抬头忽见苔苔从宿舍大门出来，我忙跳前去扯她要看旗袍，她便也当众就脱了学士服，亭亭立着那儿脸红红地笑。“哎呀，哪里来的华航空中小姐！”打趣得她不好意思，嘟着嘴向我抱怨，腰又做松了，领子又做高了。她其实很美的，长挑身材，细细薄薄的单眼皮，圆阔脸，穿这一身月白色绣竹织锦旗袍，不知是不是剪裁关系，总没有古典中国的感觉，倒像洋片里的中国女人，浓浓的异国情调，特别有一种艳。

去年华冈教日文的小山老师，回国前在这里做了件长及脚踝的桃红色旗袍，我们姊妹都个别穿了照相。说来奇

怪,大家的身材彼此相去也大,却是穿起来都像量着每个人身材做的一样,再合适不过了,难不成旗袍还会自个儿放大缩小么。电视剧和电影里有时演旗袍剧,怎么都显得线条僵硬,好像人去迁就衣裳,连戏都撒不开了。爸爸说旗袍本来袖子和肩之间没有接缝,是剪裁时连着袖子一块儿就裁好了,这样自然没接缝的那样笔挺,可是多有空间,反而显出人身动作时的美。衣服穿在身上首先要与人亲,若成了身外之物就是最难看的。赛门最近有一篇文章登在综合月刊上,是讽刺我们女生大一到大四,衣服和学识的成长率恰好成反比,意思说人越穿越时髦,可不都是一群白痴美人。班上女生读了都义愤填膺,我却好笑,因为自己就是个最喜欢穿漂亮衣裳的俗气人,钱不买书,从来都拿去做衣服了。

随后到宿舍换上了学士服,赶出来的时候,游行队伍已经走官灯路上了。第一队就是英文系,系主任费威廉领头,一把黄棕色络腮胡照在阳光底下金金的,身上罩件红棕大宽袍,镶着棕色缎边,灯笼长袖直包到手腕。那袍子的厚质料,和他的高头大马迎着风走来,我也觉得肃然了。他开比较文学课程,讲魏晋山水诗,我没选,单是翻翻同学抄的笔记和教材,已无法忍受,那幼稚的程度,就像功夫影集里甘贵成的参禅一样。有一次演旧金山华侨开铁路,一只铝壶在银幕上提来提去,居然壶面斗大两个字写着:水壶。费威廉说得一口国语流利,也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到底还是把“灵犀一点通”写成了“一点灵丹”。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真是仰慕的,我有时非常不忍心,甚至一阵子还想指点指点他,拿三三集刊,和中国笔会翻译父亲的小说给他看,热心了一

个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是张院长，四年来还是头一回见他。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乐观、进取、积极、开明，而且实际，国内办大学的还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美国化，首先把“经营”的观念带入学府里来。学校当作是企业来办，只见其业务的不断扩展，化学馆、文学部大楼、航海学馆、建筑系馆、实验剧场、教授宿舍都是这两三年内建成的，惊声大道旁又新辟了花廊草坪、篮球场、网球场，松涛馆的老房子现在正拆了，重盖五层楼的女生宿舍。新近又作兴学生给老师打分数，学期末都发下电脑卡来填，譬如老师的教学认真吗，督导严格吗，分数公平吗，教材难懂吗，填好了电脑统计出来，也算是对老师的一种考绩。这可真够企业化，差不多是学店罢了。

比起来台大就真是学术的了。但是今天这般学术，没有也罢，它的误人子弟，恐怕更甚于企业化，因为那学术还更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化。美国式教育，念文学的是念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历史的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然后以方法去对应文学、历史，如此遂根本不能知道文学和历史了。

台大在五十年代还能出得来一批人才，带动了相当的风潮，到了今日则已不可能。因为现今的潮势，是在数十年的混乱之后，全世界都在认同本土文化，这种寻根溯源的渴望，本来就是情绪成分多于感知，而台大的学生整个被方法论掩覆，其厉害的程度，甚至于情绪的能力都无法了。淡江没有那么学院派，有些像杂牌军不入流，因此反而多了口人气儿，在残存的一点点余裕中，竟也起来了乡土运动。淡江

比台大如果有什么贡献,便是这里的 Ph. D. 没有他们那么盛产。

于是就有人起而发难,说淡江是台大的殖民地呀,现在可能自主了,要驱尽台大的势力云云。我在心底好笑,如此不是气度忒小了。难怪乡土运动虎头蛇尾,乃至后来变了质走了样的,都是缺乏一个大的思想和情操来统摄。本来乡土运动所掀起的热潮,很可以乘势利导有番作为的,可惜徒然一场喧嚣而已。

三三没能攫住这势头,将之导转而为我用,此是我们气候未足,白错过了一次机缘,今后只有从我们自己吹出风潮来,这样恐怕还要再等几年。想想我们所要唤起的对象,都是今天物量主义麻痹下的知识分子,众人的心是何其刚硬?我们的理论又是看起来最不能合现代常识的,这宣传的工作又将何其艰难?就算我们的一生都已豁出去,也只期盼做到开风气之先,便是天大的幸运了。

我这样想着,心上觉得苍凉,隐隐作痛起来。这四周的热闹景致我是置身其中,却又好像与之完全无关。到底你们是你们,我是我。但我仍是和你们同生于这风日里的,仍是一个爱穿漂亮衣裳的女孩呀。我热泪盈眶,可是这泪水是天地的,你们无份,不能替我拭泪。

费威廉走得好远了,才想起我忘记插进队伍去,他们大概会绕动力工程馆那里出来,便赶快抄小路跑到惊声路旁等着。一会儿,游行队伍果然转过来了,我挥挥手,凡凡他们看见,指着又嚷又跳,走近前便一把拖我进去。凡凡今天很漂亮,抹了胭脂和口红,我又变得有点怕跟她四目相视,

也许艳光照人会是这样令人不敢逼视的。她却把我头扳过去，将帽子扶正，用夹子捺稳了，边走边弄原就不好搞，大家又挤着一块儿走，风大，我的长发都扑在她身上，两人真是缠缠绵绵似的。我一下子不惯，觉得羞怯，也不等帽子整理好，便忽地跳开去，找别人讲话了。

阿冠、潘媛、美香和阿彭都做了旗袍，罩在学士服底下看不见，只露出一截领子可以看看摸摸，有桃红、竹青、松花、湖绿各色。其中阿彭最可爱了，个儿那么丁点小，学士服的黑色宽袍一穿，袖摆整整长出一截来，愈发是小得可怜，真要捧在手心上好生呵护着。她男朋友杨各走在旁边，也是小小的个子娃娃脸，两个人好像幼稚园的小班生，人见人爱，碰了面总要取笑一番才放过。他们一对两小无猜，叫人打心底祝福，像看童话故事，干干净净的善恶分明，大团圆，公主王子白头偕老，老了还是那么娇小。

大路两旁三堆五堆的家长看游行，小孩见费威廉一把大胡子很稀奇，都随着我们队伍跑，不断地喊：“哈罗。哈罗。”我们这样肩并肩一排人昂首走着，远远望见阳光下烟雾迷迷的淡海海岸，忽然一份情怀好难说。这瞬间间依稀触动了什么，是来自于民族记忆的，让人心惊，让人思省的一种什么，也许一种身分的觉悟罢？这袭黑冠黑袍和这场毕业游园，该是从牛津剑桥的传统而来，在他们，“学府青衿”这种身分真算是高贵的了，虽然到今天也不见得存在。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还不只是高贵而已。到底世间还是有一件东西是绝对珍贵的，那使我们觉得自己人身的贵重，眉目清扬，大学毕业生的身分，何止于仅仅做一个知识